對法輪功定性的不斷升級說明了什么？

最近，江澤民政權再次加大對法輪功的鎮壓力度。當局對法輪功的定性，最初是指其“迷信”、“偽科學”，爾后又定性為“邪教”，現在更加升級，說法輪功“已經”“墮落”成“反動的政治組織”，成了“和西方反華勢力相勾結”，“台獨勢力的工具”。中共對法輪功定性的不斷升級實在荒謬絕倫，漏洞百出。這里我只講一點。

當局對法輪功鎮壓的時間越長，對法輪功定下的罪名就越重越多。這不是等于承認鎮壓法輪功搞錯了嗎?好比醫生給人治病，治了比不治還重，越治病越重。本來只是感冒，一治治成肺炎，再一治治成肺癌，這難道不證明醫生從一開始就治錯了，而且越治越錯，錯得离譜了嗎？那些從一開始就反對鎮壓法輪功的人更加有理了，他們很可以引用古人的話：“天下本無事，庸人自擾之”。

當江澤民政權宣布，法輪功“已經”“墮落”成和西方反華勢力相勾結的“反動的”“政治組織”(？)，墮落成“台獨勢力的工具”(？)時，它實際上已經承認，本來法輪功并不反動，也不政治，更和西方反華勢力或台獨勢力毫無關系。不是別人，正是當局自己，生生地把一個和西方反華勢力和台獨勢力毫無關系，對政治毫無興趣的群體變成了所謂“勾結西方反華勢力的反動政治組織”，變成了所謂“台獨勢力的工具”；不是別人，正是當局自己，硬是給自己制造出一個龐大的“敵人”，而且還是一個越來越“敵對的”的“敵人”；不是別人，正是當局自己，為淵驅魚，為叢驅雀，努力地、不辭辛苦地幫助“敵對”勢力發展壯大力量。江澤民沒有本事化敵為友，卻只會制造“敵人”，沒有本事化解矛盾，只有本事制造矛盾，擴大矛盾，激化矛盾。若說當今中國最大的制造社會不安定的因素，不是江澤民還能是誰呢?

(胡平)

一政法系統官員和老同學的一席談

某市中共政法系統的一個官員的妻子最近死了。本來好好的，一查出是癌症后，不到一個月就死了。死后半個月，這位領導的一位老同學、老戰友來慰問他。寒暄問候之后，兩人聊了起來。

“老兄，有些事是不是你做得太過份了？嫂夫人本來好好的，你就不覺得這突然一走有什么蹊蹺？”

“那還能有什么，人都有一死，听天由命呀。只是她發病太突然，說走就走，心里總有些”。

“我們都是搞政法的，現在這個世道別人不知，不會你我都不知吧”？

“那有什么法子，有些事你不做也沒辦法，到了這個地位，也是有些身不由己呀！”

“我看你是講政治講錯道道了，自古當權者跟前都有狗腿子，可這當權小人的命我看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了。犯天理的事，遲早有一天遭報應，事情做過了頭只怕自己也跟著遭罪”。

“你是說法輪功的事？”

“我們都是明白人，對XX党的一套自然比老百姓明白，這個‘政治’我們可不能走錯了調，把命都搭進去。西游記里面唐僧有句名言你知道嗎！”

“哪一句？”

“善惡若不報，乾坤必有私”“這‘乾坤’總不會跟著上面去講什么政治吧？”

“你是說我夫人的死与迫害法輪功有關？她是學的別的功，早對法輪功有看法”。

“你看前蘇聯，跟著走得越緊的，只怕是死得越快。哪一次運動后面不是大清洗，到時候只怕你做了准備都來不及呀！走了她而沒走你，可能她在你背后給的鬼點子不少吧，我看你還有些福分嘛。”

“這是确實，她對鎮壓法輪功比我還熱心”

“這就對了，其實這個事老百姓都比我們明白，只是我們把名利看得太重。至今我是一直在觀察，越看越看出玄机來，越看越明白了”。

“市里那几個對這事負主要責任的人，這兩年家里不是死了父親就是死了母親，還有這個那個的，都与這事有關？”

“你算開了點竅，我看還不單單是這些事”？

“他們說的那些死的警察也是遭報了？你也太嚇唬自己了吧。”

“只怕這還只是開個頭呀，各省出的一些秘密事你我都知道，到時候只怕誰也擋不住呀！”

“你是說山西大同整批整批死于那些病的，以及”

“這還不算玄，老兄啊！這兩年那些下台的、殺頭的、坐監的領導，別人不知道你我總不會不知道吧，哪一個不是在這上跟著跑的？你沒听法輪功說人在迷中嗎。你看沈陽市的領導全給端了，遼宁省、江西省、福建省主要負責人等等都給踢開了，只怕經濟等問題只是導火鎖呀，根子還在這上面。現在那個不貪污呀”

“那又不是法輪功的人告的他們。”

“你老兄又迷糊了，所以說玄嘛。就是因為不知道，事到臨頭才叫可怕，人家為什么冒死也要學呀。到時候，看姓江的得什么下場，這么多人被他蒙蔽了，你走著瞧吧。你看李肇星回國前還想著在法輪功那邊留后路，可坏事做得太多，人家都不買帳了。”

“那些這兩年死的老家伙？”

“我還沒想到這一層，不過你提醒了我。人對神的信仰有至少五千年的歷史，各國都有，不信神的歷史只怕只有中國這五十年吧”。 “這沙塵暴和乾旱也是報應？”

“這個自然了，我們真正要抓好的是嚴打中對真正犯罪分子的打擊，而不是秘密對付法輪功。古人說人不殺你天殺之，天要報應人的時候是不講情面的，表面上是人殺你，實際上是天不要你了。”

“你是不是也學這個呀！”

“你我老同學了，要學了也許好，我有很多親戚在學。我最近就叫我手下的人都密切監視明慧网，實際上我是要他們好好看看。其實他們也不笨，你看一些事明慧网都能很快登出來，只怕是你的手下早已跟他們走了，何況還有那么多沒露面的學法輪功的領導”。

“我這有很多管這事的干警、各單位保衛部門的人最近都要求調動工作，只怕与此也有關吧”。

“我說你不長心眼。有的人僅僅三、四十歲，頭發全白了；有的人家里一個勁儿的出事；連犯人都知道管教干警很少活過六十，為什么？明慧网上登的那些報應是小菜，你自己不也蒙在鼓里嗎”。

“你是不是說得太玄了？”

“老同學一場，話只在這屋里說，信不信由你吧，我們可以走著瞧。我是早就弄了一本《轉法輪》，有空你也去看看，至少將來不會做糊涂鬼。要你的手下都悠著點，至少他們還有家有室的，不要都跟年紀大的老人陪了葬。”

“听了心里發毛，說得有道理，當年不愧是我們的軍師”。

“你往后瞧吧。”

親愛的讀者，天底下可還有哪一個國家會因爲您在公園裡伸展胳臂，便被抓起來？地球上還有哪一片土地會因爲您在家讀自己感興趣的書而受到威脅？只因向政府說幾句公道話和眞話，就會被打罵，送往精神病院，判刑，甚至迫害致死？！這就是中國大陸千千萬萬法輪功學員每天的遭遇。如果這些無辜的受害者中有你的父母兄弟姐妹，你的親朋好友，您會怎麼思考和對待？

到底是誰在破壞社會安定？

破坏安定團結的，是違憲非法地決策鎮壓法輪功的人。

回顧五十年的歷史，中國人搞了多少場政治運動，場場雷同。先是中央秘密的決策，然后是晴天一聲霹靂地《人民日報》頭版頭條，配上中央電台的“庄嚴宣告”，一夜之間紅頭文件層層下達，几億人在同一時刻聆听文件傳達，配上動員、學習、表態，人人過關。血腥味就騰騰地升起來，在一些人被剝奪生存權的時候，配上流放、勞改，和坐牢。

奇怪的是，紅頭文件又無一例外地統統回收了。每次給這樣的鎮壓性的政治運動偽造無數漂亮名堂的人，都不想把白紙黑字留在民間。几十年以后，這些政治運動又都平反了，改正了，無一例外！唯一的后果是，它們造成的苦難，罄竹難書！它們使我們這樣一個大國，至今名聲掃地！

現在，我們可以看出，世紀末的中國又重复了一次這樣的政治運動，其根本原因是：在制度上，某党及其政府侵入和霸占了屬于民眾的公共領域，反仆為主，它把一切都緊緊抓在自己手里，它的習慣思維方式就是，它是可以做一切的，只要它想做的事情，它就可以做到。它毫無顧忌地侵入民眾信仰的領域，“思想意識形態這個陣地，無產階級不去占領，資產階級就要占領”，所以它要干涉別人信什么，不信什么。為此，它堅持霸占和壟斷媒體，霸占和壟斷學術資源。民眾的“知的權利”在它的腦子里從來就是零。它在全國知識分子的頭上高高懸一把劍。它霸占和壟斷了民眾結社和自助的空間，工會、婦聯、青聯、民主党派，全部是它的囊中之物，在這個范圍之外，誰想行使憲法保障的結社自由，它就將其送進監獄。它霸占了法庭，養了那么多制服和便衣。它頭一熱，就禁止法輪功信徒到天安門去了。

近二年來對法輪功的鎮壓，無論是99年夏天某党之中央的決定，公安之通告，還是三個月后人大的奉命補法，一直到各地的動員、學習、表態、人人過關，公安的抓人、打人、打人致死，都野蠻地肆無忌憚地踐踏了憲法和法律，侵犯了法輪功信徒的個人生活。信仰法輪功的男女老幼，買了火車票，到了北京，來到天安門廣場，兩臂一舉，叫一聲“法輪大法是正法”，就有天曉得屬于什么專政部門的制服或者便衣，扑上來，扭送到天曉得什么地方。在牢里，這些法輪功信徒挨過打，甚至被打死。

而我們的好心朋友，居然還說是法輪功信徒破坏社會安定。這不是混淆是非嗎？江澤民所說的穩定只是他自己權力財富的安定，絕對不是為老百姓生活的安定！

(包谷君)